

畢業快樂

C 牽著那台因為沒停在格子裡被拖吊過三四次，看起來生鏽不堪卻還在用的腳踏車，喀啦喀啦地響著。快走到校門口時，他緩緩說：「我論文快寫完了。」用了「快」這個字，意思是還沒。

北城的日子百無聊賴，有次剛失戀，約他去爬山。選了指南山，名字聽起來像是能指路一樣。大寫 J 人的他，居然還查了 Google Map，傳給我一張地圖，上面標註著滿滿紅點的路線。爬山跟寫論文某種程度滿像的，你知道該往上，可是腳總是使不勁力，撐到後來也分不清是意志還是趕死線的腎上腺素在推。

那時教授很愛辦讀書會，C 要穿過整條公館夜市來找我。他要來的時候，總會遇到下雨，原本四十分鐘的路程，後來便會拖到一小時。每週每週，都一小時。有時候，我會希望 C 晚一點畢業。這樣在這座城市，就還有人留下來。有幾次我看著他，問：「你有沒有想過，我們可能會在一起？」他說，有想過，但不會。我說，我也不會。事情就停在這裡。我們照常去讀書會，照常傳訊息。

後來發現，我們其實是同一種人。痛與苦是孿生，痛苦與快樂也並存。

那時身旁的人真的都按部就班的寫完論文、畢業。我們論文根本還沒寫第一章，卻大費周章的開始討論，之後要不要一起留在台北。C 說，有時會想家，但那個家他很害怕。沒有歸屬感，到哪都是異鄉人。「論文寫完就回去」他說。

來北城讀書前，我很少失眠。剛來的一個月，便被北城的天氣嚇得一下腹痛，一下又偏頭痛的。學校附近的豆漿店早上六點就開，有時沒睡，我們會去那裡吃早餐。培根蛋餅裡有豆芽菜、鹹豆漿裡有太多油條，勺子一舀下去會爆出氣泡。C 總愛抱怨那間店的麵糊比例不對，但仍是一直去吃。跟許多人反覆糾結的人生一樣，很常抱怨老闆但總是不離職、抱怨論文寫不完但又不下筆。反反覆覆。

反反覆覆，兜兜轉轉。我跟 C 就是這般人。

某一陣子很流行人格測試，叫做 MBTI。C 傳了連結來要我測，我們一起測出來都是 INFJ，「INFJ 型人格，倡導者。既理想主義，又堅守原則，不甘隨波逐流、虛度此生，而是一心渴望挺身而出，有所作為。」他跟我說世界上 INFJ 的人很少，但我朋友都是 INFJ。

北城的夜晚有一種氣味，有時覺得我們好像蝸牛，總是走在那條鄰近學校的小巷。那氣味混著潮濕、小巷裡油膩膩的瓦斯味、便利商店開門竄出的茶葉蛋味。那條巷子很多頂樓加蓋，四坪一萬五，牆壁還會長出微小的菇。對話大抵是這樣：

去排那間觀光客最愛的鹽酥雞，順便說「欸路口那間便當太貴了吧！四菜一湯，沒有肉要一百五欸！」兩人手上卻拿著一包超過一百五的鹽酥雞。

研究生的日子偶爾互相吐嘲，順便檢查自己還有沒有幽默感。「欸，你會不會碩士畢不了業啊？人家是碩士，我們是碩四」我問。他咬著食指的關節（啃骨頭的姿態）看著我。然而，世界上最關心他論文進度的，大概除了我以外，就是他媽。

那年，疫情剛開始，世界多了一點距離。口罩、酒精、衛生紙、全聯被掃空的冷凍水餃。新聞裡不斷重播著萬華的紅點擴散圖，大家開始閉關。那時我論文根本還沒寫，每天盯著空白的 word 發慌，打了幾行字又刪掉，反反覆覆在複製學長姐的檔案整理書寫的格式（明明排版是最後才要做的事情）。疫情期間大家足不出戶，C 剛好在那陣子把前三章繳了出去，接著計畫口考。

我呢，我在 C 的催逼之下，整日都去學校圖書館報到，活得像個朝九晚五的公務員。後來一段時間，C 在確診人數飆高的那巔峰期，也確診了。從宿舍暫時搬出去，我們也一段時間沒見面。一下子便是整學期。

沒有 C 的日子，一切變得荒腔走板。我究竟是為何可以在朝九晚五的 K 書生活中，順便撞見糟糕到不行的男人，並且在船上晃呀晃的。疫情時，剛好房租到期，在一個春日的午後，我問 C「要不要跟我去看房子，學校附近。」他那天不行。後來，我竟然在短短的兩週內，找好房子，簽了合約。為了一個曾經喜歡的男人，搬到那條巷子裡。C 以為我很認真在寫論文，因此要搬到更靠近學校圖書館的地方，沒說的是，為了一個男人，並且是他不認識的男人。

提著北市藍色垃圾袋等垃圾車，家裡卻還有一堆沒用完的粉色垃圾袋。沒能撐到四季的運轉，我那段萌生的感情，在春日百花尚未綻放便死透了。小巷散著夜市的油煙味，待扔出兩大袋垃圾時，我終於要打給 C。

那天下雨，他牽著那台命運多舛的腳踏車從公館來找我。自顧不暇的兩人。研究生最大的難題好像就是，不曉得自己能不能順利畢業，原因很多，可能論文寫不出來、可能跟教授不合、可能……感情剛好不順。「我連一個感情都談不好了，有辦法寫完論文嗎。」在巷子口那間開到凌晨的魚湯店，我把湯勺拿起來又放下。

他突然說：「其實我有想過休學，沒畢業好像也沒關係，只是我一提這兩個字，我媽就哭到不行。」、「她很害怕我不能畢業。」寫到一半的論文像是生存遊戲裡面一直過不了的關，我們都卡在一半。

生存遊戲裡面有很多支線，有時我覺得我跟 C 就像是一起匍匐前行的隊友，在主線還沒破關完全的時候，常常被一些 NPC 帶去解支線，解一解就忘記該做的事情。我們把論文暫時擱置，我跑去談戀愛，他跑去瞎做一堆自己後來也想不起來意義何在的事。

寫了整整三年的論文，前期進度緩慢，有時還會寫一寫從 3 成變成 1 成，打掉重練的那種。遇到疫情，剛好第四年，也是他寫論文寫最勤奮的時期。和爬山一樣，沿著稜線爬了超過半座山，就不會再回頭。「剩最後一章了，七月學位口考完就可以畢業了。」他傳了訊息給我。

再更後來，他說他媽過世了。

C 是用訊息跟我的。我沒多問，他也沒說。夏末梅雨季，我從雨城逃到豔陽高照的地方，他還在下雨的城市。「我媽應該是自殺的，剛好在她生日那天，還有很多跡象，不細說。」事隔已久，他後來跟我說。

從那之後，我們偶爾會談到死亡。很像在聊「台北最近有沒有下雨」、「欸下雨了你有去健身嗎」這類隨口的日常。「我心情感覺好複雜，你怎麼看待你媽這件事？」我問。他說他走過去了。「我覺得就是她撐不下去了，對她來說應該是好事。」又補了一句「只是你會先經過一段懊悔。」他媽的症狀其實已經十幾年了，我那時以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論文，畢竟她真的很擔心 C 會畢不了業。

C 說他媽心跳停止那天，他有去看她，跟她說，「媽，我論文寫完了，要畢業了。」

C 一邊說，我一邊小心翼翼回話。同時滑著他的 IG。他有一篇貼文，是他媽生前笑得很開心的樣子。那篇有三張照片：封面是家族大合照，第二張是他媽，第三張是她的臉部特寫。

「先生，請問您第一張照片，先母是哪位？」我問他。C 笑著說，「那時候不知道在想什麼，覺得這種文都該附上一張家族照吧。」重點是他和他媽根本沒在裡面。那張照片裡所有人都笑得很開心。他說那是他媽過世後拍的全家福，朋友差點在下面留言：「旅途愉快！」後來幸好有看完照片下方的整篇文章，才沒有變成溫馨出遊模樣。C 挑了一張媽媽笑得燦爛的照片，桃紅色上衣，很有少女心的樣子。「就覺得活著的人還是要笑著走下去吧。」遺照就是那張放大版的笑。

「如果我哪天掛掉，我希望放一隻橘貓扮鬼臉的。」我說。「順便邀請前任都出席。」我為了緩解氣氛又補了一句。他笑出聲：「妳前任有幾個？可以坐一桌了嗎？」

想起 C 那時候論文寫不出來，他跟我說他媽只要接到他的電話，一接起來就是哭著問「哪時候要畢業？」語氣咄咄逼人，話筒長出藤蔓般，纏繞著彼此都不能呼吸。關於哪時候要畢業，已經是我們後來的禁忌話題。

禁忌話題。關於死亡以及恐懼。人類共感經驗可能都是類似的嗎。

C 看過我生過一場大病。那場病的後遺症，是弟現在只要看到我打未接來電，就會先想姊是不是又怎樣了。敗血症、休克、多重器官衰竭。當時在北城談了一場遠距離戀愛，對方和 C 媽一樣，像一隻不停長出藤蔓的小動物，總是棲身在側，頻頻監控我的一舉一動，他的焦慮會漫成一攤發臭的水，快要把他和我都淹得窒息。

後來的事都是弟告訴我的。他說那時媽簽下病危通知書，主治醫師在一個過於寬敞的空間裡說：「時間不多了」、「真的沒辦法」、「要不要送台北榮總？」科學的盡頭是玄學，我媽後來去求助師姐。然後，就像電影一樣。在要轉院的前一刻，醫師找到對症的藥。注射後隔天，我慢慢有了意識，醒來時，儀器逼逼響，四肢插滿線。我手裡緊抓著師姐給的衣服，眼睛不自覺往上吊。家人要我不要再看了，但我沒辦法。「這個情況不用擔心，metoclopramide 會讓人脖子歪、眼神上吊。」醫師說得很理性，媽倒是非常忙碌的拿出從師姐那裡帶來的東西，把平安水遞給我，叫我趕快喝下去。離死亡最近的一次，發生在我正值青春的年歲。

C 那時知道我病危，記憶在他的心上也有鬼魅。

「認識妳十年，妳大概還是那種想在最漂亮的時候死去的少女。」C 笑說。
「太懂我了哈哈。沒有要最漂亮，但至少死掉的時候要漂亮。」我說。
那段劫後餘生的日子，讓我真的打從心底要離開北城了。

秋天來了。

這裡不像北城一樣總是下雨，但凡下雨的時候，我會想起那條小巷子，每到固定時間，大家會提著藍色垃圾袋跑出來，街角的那間 150 元便當已經關門、開到凌晨的魚湯店在暗夜裡亮晃晃。

四年過得好漫長，漫長到有人在裡面死去與初生。

我們後來沒有參加彼此的畢業典禮，疫情下的研究生是沒有畢業典禮的。

「C，論文寫完了，畢業快樂。」